

開放文學 – 神鬼仙俠 – 升仙傳 第四十六回 赴酒席年七被捆 審眾犯陸爺動刑

西說陸老爺接了旨意，心中作難，忽然心生一計，吩咐看轎回了私宅，叫家人拿了個名帖去請年七，然後寫了個拿人的票子，把值日的白靴校尉傳到書房，如此這般吩咐了一遍。眾校尉領了牌票，先把李虎、王成拿了。此時宛平縣知縣陳璉和兵部車駕司員外御史鄔懋卿轉了都察院僉都，錦衣衛拿人，不多時刻把兩個犯官也俱拿住。再說陸爺的家人，到了年七的住宅，將名帖投進。年七自苗仙鬧磁器店時得了個瘋癲之症，如今才好，正想出門散心，一見陸爺的名帖，心中甚喜，遂即上轎出門，到了陸爺的宅前下轎，陸爺親自迎接到了待客廳上，敘禮讓坐。方才茶罷，只見校尉上前稟道：「鄔老爺、陳老爺俱到了。」年七說：「現在何處，何不請來同坐。」陸爺說：「已在衙門設了公席，正要請尊駕去陪。」言罷回頭說：「校尉何在！」只聽著答應一聲，提繩拉鎖直撲年七，好似鷹拿燕雀的一般，把年七繩捆二臂。年七不知是何緣故，說：「陸大人，你是瘋顛了麼？」

陸爺微微冷笑說：「惡奴休要多言，到衙門自見分曉。」言罷，吩咐帶至衙門。陸爺隨後上轎也到衙門之中，在公堂看了看一千人犯俱全，吩咐：「把高仲舉帶上，其餘的分在五處伺候。」言還未盡，就有嚴閣老的長班在堂口裡站住說：「相爺有令，有要緊事情和年掌家商議，快些打發回去。」陸老爺微笑開言說：「長班的你回去拜上相爺，這是奉旨的官司，年掌家又是一名犯人，似乎難以回去，待官司完結，我再登門謝罪。」長班答應一聲，轉身而去。陸老爺才要問話，又有門上稟道：「三元鼎甲同眾進士來拜。」陸爺說：「就知是為的這件官司。」遂即吩咐有請。胡狀元領著眾進士來至堂上，一齊打恭，陸老爺頂禮相還，說：「小弟還未去拜賀，先承枉顧，何以敢當。」狀元說：「不敢，學生與眾位仁兄一來奉拜，二來為家父這件冤情，求大人從公審問，愚父子感恩不淺。」陸爺說：「小弟自來無私，不看人情，列位請坐，待小弟追問口供。」眾進士打了一躬，在堂下兩旁落坐。

陸老爺坐了正位，把高仲舉帶到當堂，往下開言說：「高仲舉，今有狀元胡世顯、經魁胡世興上本，替你辯冤，可將從前的實情從實說來。」仲舉見問滿面淚流，將被冤的始末述了一遍，陸老爺吩咐退下，把李虎、王成帶上，老爺問道：「你二人當年殺死布客，賴著仲舉，是誰主使你們？受了多少銀錢？從實說來，免受大刑。」李虎說：「青天老爺，當年高仲舉殺死布客是小人和王成親眼見的。現有他的口供，怎麼今日反賴小人，還求太爺做主。」陸爺一聲斷喝說：「好個刁惡奴才，還敢強辯！你既當一個地方，看見殺人焉有不報之理，況你二人又非神仙，怎知仲舉殺人，先去等著拿他？看來其中定有隱情，不打如何肯招。」言罷吩咐看上枷棍，把二人一齊夾起，夾的二人昏迷不醒，用涼水先把李虎噴醒過來，陸爺又問，說：「殺死布客倒是何人主使？從實招來。」李虎心下自思，若要說了實話，穩是剛頭，倒不如舍了下半截，或者可以求的出去。況有年七爺在內，嚴府必說人情，主意一定，說：「青天老爺，殺死布客高仲舉已有口供，小人其實不知別的。」陸爺吩咐退下，又把王成噴醒過來，說：「王成，方才李虎說是當日的布客是你殺的。你可從實招來。」王成人當總甲，也是個滑賊，聽見陸爺這等問法，約摸著是個誣局，望上叩頭說：「青天老爺，高仲舉殺死布客已有口供，方才李虎定是受刑不過，信口胡說，焉能算的實話。還望青天老爺明鏡詳察。」陸老爺微微冷笑說：「好一個呆頭奴才，我看李虎像貌兇惡，必定能以殺人，他如今已經供出你，看你倒替他遮掩，真正可笑。布客若是李虎殺的，你只說了實話，與你無乾，若要不然，定打一百槓子。」王成看了看刑法，實在難受，自己又沒經手殺人，總然實說諒也無妨，遂往上開言說：「老爺不必動刑，待小人實說了吧。李虎當初是個地方，常在年七那裡行走，年七要商謀高仲舉的妻子，給了李虎三百銀子，叫他殺此布客，誣賴著高仲舉。通知小的埋伏擒拿。小的一來怕嚴府的勢力，二來地方管著總甲，因此不敢不從，其實殺死布客小人並未經手。」

陸爺聽畢把頭點了一點，又吩咐把李虎押上堂來。陸爺把驚堂一拍說：「惡賊，王成已經實招，你也快著招上來吧。」李虎說：「青天老爺，王成必是胡說了。」陸老爺微微冷笑，叫上王成與他對質，王成說：「李虎你不用再口硬了，當日你奉年七之命殺了布客，賴著高仲舉，把三百銀子自己獨吞，今日官司翻案，枷死不招才有聲名，為何反倒賴我殺人？實話對你說吧，我已經招了，你若不招也不過是皮肉多受些苦。」

李虎聽了這話半晌無言，暗暗的恨怨王成，陸爺說：「你是招與不招，快著說來。」李虎說：「老爺，王成說的盡是實話，就算是小人畫了招了。」陸爺說：「你得三百銀子，分給王成多少？」李虎說：「給他五兩。」王成說：「你這人好沒良心，你只給了我四兩七錢，還是七五成色咧。」陸爺叫書辦記了口供，又把年七帶至當堂朝上跪倒。陸爺說：「年七，李虎、王成已經親口供招。李虎殺死布客賴著仲舉，是你用銀三百行賄主使，你可從實說來免受刑法。」年七見問只是冷笑說：「大人，我與高仲舉並不識面，為何無故賴他。但是我不傻不呆，豈肯白與人家三百銀子，老大人再思再想，莫要冤枉了好人。」

陸爺說：「年七，你今不必強辯，現有李虎、王成，你可和他質對。」李虎說：「七爺，不必支吾，我與王成已經招了。」年七聞言把李虎啐了一口，說：「我把你們這些奴才，受刑不過胡亂供批。等官司完了，出去和你們算帳。」陸爺聽見這話不由的動怒，說：「年七，他二人良心發現，俱各實招，你不肯承認反倒威嚇別人，難道仗著嚴府的勢力看我不敢動大刑麼。」言罷吩咐人役快看枷棍上來。

眾役一聲答應，才要動手，門上的領著嚴府的家人走到堂口說：「稟老爺，今有嚴太老爺差人下書。」陸爺聞言就知是世蕃與年七講情，遂把來人喚到面前說：「你回去拜上太爺，公堂之上不拆私書，且把原書帶回，去吧。」下書人答應一聲，反身而去。陸爺把看門的叫上來說：「好一個大膽的奴才，本堂正在此審事，你自放人進來，拉下去重打三十。」衙役聞言把門上人拉至堂下三十棍，打的皮開肉綻，爬下堂去。眾青衣這才把年七上了枷棍，將繩一緊，年七昏迷過去。一個人揪住頭髮用涼水噴醒，疼的他哀聲不止，陸爺說：「年七，你也知道刑法厲害麼，再不實招定要將你勒死。」年七看了看陸爺不順人情，若要招必定還動非刑，不如暫且招了再作道理，惡奴主意已定，說：「陸大人，不要動大刑，我也招了。」

陸爺說：「既然如此，把大刑去了，親自供來。」青衣答應一聲，把夾棍去了，年七說：「我也沒有別的口供，李虎、王成俱是實話就是了。」陸爺說：「各人是各人的口供，須把始末原由細細述說。」年七無奈，把要害仲舉的始末從頭說了一遍，陸爺叫書辦記了口供，又向仲舉問道：「你這官司果是屈情，當日宛平縣是怎樣審的，細細說來。」高仲舉說：「青天老爺，當日宛平縣受了一千兩銀子的賄，不問虛實屈打成招，將小人定了罪名。這都是年七托附了的。」陸爺聽罷，吩咐把犯官陳璉帶至堂上。陸爺說：「陳璉你當日受年七一千銀子的賄賂，把高仲舉屈打成招，你可從實說來。」陳璉說：「這就奇了，圖財害命是高仲舉自己供的，若說犯官受賄，可是何人的過付？」